

复旦大学

光华人文杰出学者

讲座丛书

皇帝、儒生与孔庙

黄进兴 著



复旦大学

光华人文杰出学者

讲座丛书

皇帝、儒生与孔庙

黄进兴 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2014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皇海：儒生与孔庙 / 黄进兴著. -- 北京：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1
(复旦大学光华人文社会科学学者讲座丛书)
ISBN 978-7-100-04736-6

I. ①皇… II. ①黄… III. ①儒家—研究 IV.

①B22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36728号

责任编辑 吴 彬

装帧设计 罗 洪

责任印制 郝德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年1月北京第1版
2014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32 印张 7

字 数 115千字

印 数 0,001—3,000册

定 价 30.00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自序

这册讲演录是本诸二〇一二年九月参加“光华人文杰出学者讲座”所发表的四个演讲。

此次讲演的主题系“皇帝、儒生与孔庙”。个人涉猎孔庙文化的研究几近三十年，以往探讨的焦点，集中在统治者与儒生集团的互动，也就是说，帝制中国里，政治与文化力量的较劲。但此番讲演则侧重孔庙祭典所透显的宗教意涵，将孔庙视作一个宗教的神圣空间，援以彰显儒教的宗教性格，俾便解答民国以来对儒教作为宗教的质疑。

实言之，孔庙原是极冷门的话题，倘在我的故乡——台湾进行的话，听众想必是寥寥无几。但此番却有超乎预期的听众参加，让个人受宠若惊。

简之，这一连串的讲演，让个人真正感受到古希腊的哲人柏拉图为何视“言说”（speech）优于“文字”（writing）的想法。临场的演说，与听众即席的对话，在在透显当下丰盛的实在感，这是单凭书写文字难以捕捉到的。

十分荣幸有如此高水准的听众与会，其提问让我受益良多；除了帮助我厘清个人一些考虑未周的盲点，并刺激我做进一步的探讨。有幸的是，相关的对话都完整地记录下来，其价值绝不在讲演之下，故弥足珍贵。俗语有云：“教学相长”。鉴诸此次的经验，我宁愿把它改为“说听互益”。

此番到复旦大学的访问，让我有宾至如归的感觉；特别要感谢文史学院的葛兆光院长盛情的款待。葛老师与其夫人——戴燕老师，且陪伴我们去衢州考察“南孔”，了却我期盼已久的心愿；收获非常丰富，难以言谢。

此外，必得感谢复大历史系博士班谢一峰先生辛苦地整理我的录音稿，尤其是包容了我天马行空、语无伦次的毛病。没有他初步整理的录音稿，这册讲演录是无法面世的。张雅芳女士誊录最后的定稿，费力特多，于此一并致谢。

黄进兴谨志

二〇一三年于南港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目录

1	自序
1	第一讲 研究儒教的反思
55	第二讲 皇帝、儒生与孔庙
105	第三讲 “圣贤”与“圣徒”：孔庙的宗教性格
167	第四讲 清末民初儒教的“去宗教化”：兼论今日孔庙的困境
218	出版后记

第一讲 | 研究儒教的反思

主持人葛兆光教授：

黄院士、杨校长、各位同学，今天是我们复旦大学光华人文基金支持的复旦光华人文杰出学者讲座。如果大家原来来过的话，就会知道，我们曾经先后请过中研院史语所的两位：一位是王汎森教授，一位是邢义田教授。今天我们请的是史语所的黄进兴教授。黄教授是现在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长、台湾中研院的院士。稍微对黄院士有点了解的朋友都知道，他是哈佛大学的博士，而且多年来一直从事历史尤其是儒家、孔庙以及它的宗教性的研究，同时，他也研究历史理论。我这里有他的三本书：第一本是《优入圣域：权力、信仰和正当性》，是以孔庙为中心透视儒教在中国政治和社会里面的作用；还有一本书是《圣贤与圣徒》，这本书实际上是用西方宗教作为背景来讨论中国的儒家。这两本书其实大陆都有出版。第三本书是《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是讲历史学理论的。我

大概了解黄院士的想法是，他深入后现代的理论，但是又对后现代理论有所批评。他还有一本英文书我没有，是《十八世纪的文献学、哲学和政治》(*Philosophy, Philology, and Politic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那是他的博士论文修改的，是在剑桥大学出的英文书。黄院士做这样的研究，不仅注意到思想层面上的儒家，也重视作为一个宗教性的存在的孔庙，同时，他能把历史学和理论结合起来。我们今天很高兴请黄院士在这里作“皇帝、儒生与孔庙”的系列报告。这个系列报告，肯定包含了黄院士的很多想法。因为我们历来都要请杨校长来主持和致辞，所以现在请杨校长。

杨玉良校长致辞：

我觉得这个高端的人文讲座已经成为一种模式，也是我们复旦大学的一个品牌了。我非常高兴，由于我们学校的人文学者的厚爱，所以作为品牌之一，这个讲座校长我总归是会到场。这不是表明我好像有很多这方面的知识，绝对不是这个意思，这只是表明了学校对人文学科发展的重视。因为我经常讲：老实说，我是学化学的，化学有个好处呢，就是化来化去，好像化到哪儿都能化一下子，但是真正的学问呢？是没有的。我经常自嘲，如果按照以前

我说的一个话，我是属于那种“有知识、没文化”的人。所以这个“化”字只涉及到一个化，就是化学的化，而不是文化的化，我的知识也只涉及到一个方面，就是有关化学的知识。但是我想，我从内心感受到，无论对一个国家，还是对一个学校，甚至对一个社会来讲，人文的重要性是很强的，所以从二〇〇九年开始我们就在积极地推进人文学科的发展。有社会贤达，也非常认同复旦的这种学风。所以光华教育基金会给我们一笔资助，就是来支持复旦大学发展人文学科。这个人文振兴计划有几个内容：包括学者交流，尤其是高端讲座；也包括人才吸引，我们也在做；包括提升我们学校的青年学者的待遇，包括生活待遇。我相信这几年下来这件事情做得相当不错。上一次王汎森教授来的时候，我也是在这儿。我觉得至少在复旦大学形成一个好的风气，让我们学人文的年轻学生包括学者们不要感觉到自己被边缘化。然后，我们也希望逐步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让他们有一个体面的生活。学校还会采取进一步措施，我想在这里就不详细地来介绍这些。我们非常高兴能够请到黄进院士来为我们作讲座。首先呢，我们感到很遗憾，中国好像现在的院士系统只有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人员。但是如果你看看我们一九四九年以后的早期的话，实际上我们的院士里头有不少是人文学者，包括季

羨林先生等等都是。但很遗憾，从此以后我们没有了。如果说有这个系统的话，我相信一批复旦的顶尖学者肯定是。但是我跟大家讲，从学校来讲，我们学校的一些人文学者，我们是把他们当院士来看待的，而且我们还会继续做一些事情——我们将要把各种待遇等等都提升上去。这一点，是我趁这个机会给大家表示的一个态度。

今天黄院士会讲关于儒教的内容，我发几点感想。比如说，我也年龄不小了，我比黄院士年轻两岁。但是很遗憾，我（一九）五二年出生的，说句实话，经过历次的政治运动，我自己的老家已经不知道什么“庙”，孔庙也好什么庙也好都全部拆掉了。所以我是到了大概（一九）六七年之前，中国的儒家文化有点重新地捡起来的时候才开始看的《论语》，以前都从来没有读过。因为我不是出身在一个饱学之家，而是出身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里，而且父母亲都是不识字的。但是后来我想，尽管有这么一段的断裂，也没有去看过《论语》等这方面的书（在此之前，一直到一九六七年才开始看）。但是我想即使是中国最底层的农民的家里，他平时的家教里头，实际上都贯穿着儒家文化的基本要素，所以从这点来讲我非常庆幸我是出身在农村。在农村里可能还好一点，在城市里可能这方面就更加少了。

所以我相信这次黄院士来，对这一问题进行阐述，而且是有研究、有思想的阐述的话，对于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包括对于复旦大学儒学研究的方面肯定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所以我在这里首先是要感谢葛老师，也感谢黄院士为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报告。我非常想坐在下面，认真地听一听，但是我发现当了校长以后有时候就有点不由自主，很多事情都安排在那里。我昨天晚上就跟葛老师说，我一定会出席，表示学校对人文学科的重视。然后我相信葛老师，你的文史研究院一般都会把这个报告印刷出来，我这里已经有好几本，在我的办公桌上，当我想稍微休息一下的时候，我就会把这些看看，营养一下自己还是很有好处的。我非常抱歉，这几句话讲完以后，不得不离开。但是，我相信黄院士的到来会给我们这个讲座，以及我们在座的师生，包括我们的学校甚至于大陆整个人文学科的发展带来积极的意义。那么，再次对黄院士表示感谢！

黄进兴：

葛院长，各位贵宾，各位先生、女士，今天能够受邀来参加这个讲座，是我莫大的光荣，所以我在未来的四讲，会努力地尽量地把我的任务完成。这四讲实际上都是围绕儒教的问题。倘若今天跟大家讲说儒家是一个道德的

学说，我想在座的诸位呢，大概也没有什么不同的想法。那我如果说儒家或者儒教是一个教育学说，我想大家也应该没有什么歧见。那我说儒家基本上是一个政治学说，我想反对的也很少。但是我要讲说儒家或者儒教是一个宗教呢，大家不免心里就会有许多的疑问。但事实上呢，这样的反应是非常的自然。为什么有这样文化心理的反应呢？事实上是从清末尤其五四运动我们经过了数代教育的结果。所以今天不止是在大陆，包括华人的区域（如台湾、香港、新加坡），大家一想到宗教，很自然的就把儒教排除出去。这个就是一个教育形塑的力量，那我要做的呢，刚好就是颠倒，是要一起回到历史去了解这个所谓的儒家、儒教（当然都很复杂）。之前，有很多人从思想史、哲学史去探讨这个问题，但今天我所要做的工作稍微有一点点不同。

我在最近二十年其实都是在研究孔庙。但是我跟大家老实地讲，刚开始我研究这个孔庙其实不知道是为什么。我想有些笑话呢，要留着第二讲讲比较有趣，我想第一讲呢，至少得（假装也罢）进行一个理性的论述。所以你会发现第二讲和第一讲难免会有些唐突。现在我先从理性的观点，把它讲得像个学术的样子，跟大家分享。

事实上讨论儒家或者儒教是不是一个宗教，是一百

多年来学术的一场论战，有不少人赞成，也有很多人反对。在西方也一样，同样呈现非常纷扰的局面。因为我不想把整个战场漫无边际地扩大，以致失去控制，所以我今天就把我们所说的学术的辩论集中在中国这个方面。在西方又有另外西方的问题，想到时间跟议题的限制，暂时把它搁置。

在以往呢，要解决儒教是不是一个宗教，一般采取的方法，不管赞成跟反对，大概都是从中国的经典上去寻找答案——最标准的比如说从《论语》着手，有时候加上一些《周易》、《尚书》、《孟子》、《荀子》。但是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文化财产实在太丰富了，所以你可以从这些经典中找到十句支持说儒教是一个宗教。但是反对的人也可以找出另外十句，说儒教不是宗教。所以到最后就各说各话，谁也难以说服对方。这是一种经义式的探讨，借着经典文本，希望阐述经义的理念，来支持或者反对儒教是不是宗教，这是一种传统做法。我对大陆最近的论辩了解得也相当的有限，当然现在有一些人当下又在大陆提倡儒教。但是我所做的是很单纯的事情，事实上跟儒教在今天是否可以当作一种宗教，完全是两码事，我只是出于一种纯粹对知识的好奇心。就是说儒教在传统的中国社会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假设它是一个宗教的话，它又具有怎样宗教的

性质？这个是我所关心的议题。

根据我自己最近几年的研究，我认为孔庙必定是一个别具意涵的祭祀制度。它毫无疑问是儒教的一个圣域（*holy ground* 或者 *sacred place*），即神圣的空间。这个神圣的空间很简单，就是说你在教堂里面、在寺庙里面，跟教堂外面、寺庙外面就是不一样，即外面是一个凡、俗的地方，里面是一个神圣的空间。我就想把孔庙当作一个神圣的空间来看，那从这里可以看到什么？观察这个信仰者同神圣空间的互动。然后我们再慢慢地爬梳、勾勒儒教的孔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样的做法，好处是比较具有人类学的面向，把真正的宗教实践呈现出来，而不是凌空高论——即不去看历史的事实，而仅凭经义来讨论这个事情。结果跟历史的实情往往会有距离，尤其是纯倚经义更难以得解。假设我们把儒教当作宗教，而我们只用经义来讲（比如《论语》），这个困难非常的明显。例如我们知道世界上许多重要的历史的宗教，例如说《圣经》之对于新、旧基督教，《古兰经》之对于回教，《吠陀》之于印度教，很多后来的历史宗教的发展，大致可以根据经典去阐发，不管其后来有什么教派的分歧。但是《论语》有点困难，我们都知道孔子生前从来没有想要立一个宗教，他也不想当教主，所以你从《论语》里要找一些（可以证明儒家是宗教）话并不容易。像《论语》记述“子

不语怪力乱神”，孔子又说“未知生，焉知死”等，所以要把《论语》当做《圣经》、当做一个原典，去证明儒教是一个宗教，事实上有困难。

但是另一个方面呢，假设我们去杭州的灵隐寺，有一个人（例如像我一样的学者）就站在灵隐寺的大门口，有些虔诚的信徒进来的话，此人便拦住问：“请问你来参拜灵隐寺读过《大藏经》几部？”我想大部分的人都会瞪我一眼，觉得这个人头脑有点问题。或者说我们到一个道教的道观，例如台北市最大的道观——保安宫，你就站在保安宫的外面，拉住进来的人说：“《道藏》你读了几部？你对保安大帝有什么了解？”人家一定说你是神经病。信众就是觉得他很灵验，觉得他有效应，所以才来参拜。所以你看信仰真正的实践，跟经典的了解是有相当落差的。我们更举一种叫做 folk belief（民间信仰），事实上连基本宗教的文本都没有。比如说一棵老树，求平安、求发财。我们在台湾，有一阵子在流行六合彩。我记得在一个内湖旁边就有一个大石头，人们就去参拜，许多的车要经过那里，以致交通拥挤得都过不去了。大家就拜那个石头，就烧香，看哪个香灰掉下来，会不会显现出什么数目字出来。另外，台北的近郊有一个“十八王宫”，就是一只狗，他救了十七个主人，最后溺死了，所以人们就很感念这只狗。所以你